

名家选集卷

李白集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名家选集卷

李白集

—唐—李白—著 张瑞君—解评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学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白集 / (唐) 李白著; 张瑞君解评. - 2 版.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 6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名家选集卷)

ISBN 978 - 7 - 80598 - 931 - 0

I. 李… II. ①李…②张… III. 唐诗—选集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0984 号

李白集

著 者: [唐] 李 白 解 评 者: 张瑞君

责任编辑: 郝文霞 审 订 者: 落馥香
封面设计: 敬人工作室 版式设计: 敬人工作室
责任校对: 郝文霞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发行: 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电 话: (0351) 4956036 (咨询) 4922268 (邮购)

传 真: (0351) 4922102

网 址: www.sxskcb.com

邮 编: 030012

E - mail: fxzx@sxskcb.com

印刷装订: 晋中市万嘉兴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 96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598 - 931 - 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荣 获

新闻出版署优秀畅销书奖
全国优秀古籍图书普及读物奖
第十七届晋版优秀图书一等奖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诸子百家卷



《诗经》 《楚辞》 《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 《老子》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孙子兵法·尉缭子·鬼谷子》
《墨子》 《周易》 《山海经》 《吕氏春秋》 《三十六计》

名家选集卷



《三曹诗集》 《陶渊明集》 《王勃集》 《孟浩然集》 《高适集》
《王维集》 《李白集》 《杜甫集》 《岑参集》 《韩愈集》
《白居易集》 《刘禹锡集》 《柳宗元集》 《元稹集》 《李贺集》
《杜牧集》 《李商隐集》 《李煜集》 《柳永集》 《欧阳修集》
《王安石集》 《苏轼集》 《黄庭坚集》 《秦观集》 《周邦彦集》
《李清照集》 《陆游集》 《范成大集》 《杨万里集》 《辛弃疾集》
《姜夔集》 《元好问集》 《文天祥集》 《唐伯虎集》 《李贽集》
《三袁集》 《张岱集》 《傅山集》 《纳兰性德集》 《郑板桥集》
《袁枚集》 《龚自珍集》

史著选集卷



《左传》 《国语》 《战国策》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资治通鉴》

综合选集卷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 《元曲三百首》 《千家诗》 《古文观止》
《汉魏六朝小赋骈文选》 《唐宋八大家文选》 《明清小品文选》

笔记杂著卷



《蒙学六种——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格言联璧》
《颜氏家训·朱子家训》 《世说新语》 《曾国藩家书》 《金刚经·坛经》
《菜根谭·小窗幽记·幽梦影》 《浮生六记》 《闲情偶寄》 《近思录》
《徐霞客游记》 《古代书信精选》

戏曲小说卷



《元杂剧精选》 《西厢记》 《牡丹亭》 《长生殿》 《桃花扇》 《今古奇观》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
《封神演义》 《古代话本小说选》 《古代文言小说选》

智者慧之府
經路之舟
可讀可藏
又經又引

九子與姚奠中


·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先生为《中国家庭基本藏书》题词

前言

名家选集卷

李白集·前言



李白(701—762)的诗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李白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一生经历了唐玄宗开元、天宝的“盛世”和安史之乱。他生于西域的碎叶。五岁时,随着父亲迁居绵州昌隆县,即今四川江油县。在四川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这一时期诗人的作品不多,主要描写蜀中绮丽迷人的自然风光。这些诗篇透露出天才的光华,艺术表现浑成自然,已可窥见李白诗歌艺术风格的个中消息。诗人心中跃动着一种青春的热情,诗中很少对物象作静止的描摹,着力描写山水风物的动势。《峨眉山月歌》天才妙笔,连用五个地名,灵动自然,毫无板滞。《渡荆门送别》富有灵性。然而,这是一种天才的未成熟,是才力很高而不深广、感情炽热而未入深厚的阶段。他的诗歌,由于自身生活阅历所限,那种涵盖时代气息,折射唐代社会本质的诗还没一首。诗的感情表现也比较纯真单一。要真正一睹诗仙李白的诗歌风采,还要等到下一时期。

从二十五岁到约四十二岁这一阶段,是李白诗歌风格的形成期。从三峡

出发,离开四川,游扬州,“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他热切希望参加政治活动,但又不肯参加进士考试以作为进身之阶,因为他“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想由布衣一跃而为卿相。他的漫游各地,除了爱好名山大川以外,主要是为了寻找实验自己志愿的机会。漫游期间,他结识了不少地方官和道士。又曾在安陆(今湖北安陆)住过相当长的时期,即十年以安陆为中心的游历。这时期他志向宏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热衷功名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但李白平交达官,决不降志从俗,逢迎权贵。因此,在实际入仕的行动上并无突出表现。在此期间,他既和友人元丹丘、元演在嵩山、洛阳、随州、太原到处游览饮宴,又“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寓家任城(今山东济宁),与孔巢父、韩准、裴政等会徂徕山,酣饮纵酒,号竹溪六逸。这一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李白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祖国南方的山川风物开阔了他的视野,拓展了他的胸襟。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已见雏形,题材和内容比前一阶段有了很大发展。有含蓄深隽的咏史之作,如《苏台览古》、《越中览古》、《乌栖曲》等。还有不少情深意长的送别之作,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出现了写劳动生活场面的《丁都护歌》。学习民间乐府的情调,写出了一些刻画男女离情别绪的诗篇,如《长干行》、《乌夜啼》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豪迈奔放的诗歌风格已经形成,阔大的气象,雄伟的气魄,直率奔迸的感情表达,傲视一切、通脱磊落的精神气质,标志着他的诗歌创作风格已经形成,《襄阳歌》、《江上吟》、《南陵别儿童入京》等,是真正体现李白创作个性的作品。

天宝初年,李白应诏入京,唐玄宗对他很重视,让他供奉翰林院,起草诏诰。他本是怀抱远大的政治抱负入宫的,也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他生性傲岸,不阿谀权贵,很快遭到谗毁。不到两年,便落了个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的下场。于是他东游齐鲁,与杜甫结成莫逆之交,还与高适同游。到了济南,曾陪济南太守泛鹊山湖,还可能见过当时的北海太守李邕。没过两年,李邕这位大名士、大书法家竟被李林甫派人杖杀了。但像穷兵黩武、从事扩边战争的大军阀哥舒翰却升官晋级,烜赫一时。不久,宰相杨国忠又不恤民生,强行征兵,侵略南诏,李白怀着沉痛的心情,描绘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这时期,李白的政治理想已经彻底破灭,对于当时的朝政极为不满,写了大量的诗篇,揭露了现实的黑暗。李白离开长安后的十年间,除了浪游四方,便是隐居求仙。他总想飞到天国,离开这污浊的社会。但他仍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并已预感到安史之乱必将到



来。这一阶段是李白诗歌风格真正成熟发展的辉煌阶段。他的诗歌至此真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博大精深的內容，超群脱俗的艺术个性，使他攀上唐代诗歌的艺术峰巅。

诗人饱尝在政治舞台上作为御用文人的酸甜苦辣，目睹了朝廷的腐朽，弄臣们的荒淫无耻，深感自身傲岸不屈的性格与世俗的冲突。基于此，诗人的感情世界不是一味昂扬乐观，而是复杂变化。但由于诗人傲视一切、追求自由，表现在感情上，仍是自由通脱。但忧国忧民、自悲不幸的色彩明显。诗人任凭感情的潮水自由奔涌，而不受时序惯例的限制。诗人的感情变化多端，常常是倏而来，忽而去，蓦然迸发，倏然收束。他的诗歌意象之间，并不注重过渡而给人以纵横捭阖之感，由于真实地以情感起伏作为诗歌发展的脉络，给人以一气贯注，左右逢源之感。他以奔腾不羁的想象作为重要手段，常常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古往今来，喜怒哀乐，斑驳陆离。其中《蜀道难》、《梁甫吟》、《行路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便是最有代表性的诗篇。诗人常常将历史的传说，美妙的神话和丰富的历史典故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不是作为一种点缀、一种摆设，而是将自己沸腾的热情贯注其中，呼唤起人们跨越历史时空的一种遥深感慨。或借古讽今，或今昔对比，含义深邃。为了表达突兀不平的情感，诗人大量地采用歌行体，长短不拘，变化自如，从三言到十一言不等。结构上更是起伏跌宕，变幻莫测。诗人自我感情的世界更加纷繁复杂，他毫不掩饰地展现心中的矛盾。读者可以逼真地感受到诗人执著追求理想和理想幻灭的矛盾，独立不迁的人格和社会时俗的矛盾，入世和出世的矛盾。种种矛盾凝聚于心中，故发为诗，豪迈中寓悲凉，雄壮中寓愤慨。诗人为了表达豪放不羁的情怀，特别喜欢创造阔大的形象。巍然屹立的东岳泰山，奔腾万里的长江、黄河，滚滚的惊雷，耀眼的闪电，苍苍茫茫的云海，浩瀚灿烂的星空。诗人特别善于运用大胆的夸张和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诗旨。大胆的夸张使豪迈奔放的感情得以找到巨大的意象来展现，获得淋漓尽致的艺术效果。

诗人多姿多彩的风格在这一阶段得到充分的体现。豪放如《上李邕》，悲郁激愤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明丽如《秋浦歌》，自然如《赠汪伦》，含蓄如《古风》“殷后乱天纪”，直率如《战城南》，悠远如《独坐敬亭山》，旷达如《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天宝十四载(755)，唐朝镇守北方边境的大将安禄山起兵作乱，攻陷东西两京洛阳、长安，唐王朝的统治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从此唐王朝由盛而衰。为了逃避兵乱，李白来到长江下游一带，又上了庐山。这时正好永

王李璘(唐玄宗的儿子,肃宗的胞弟)起兵讨安禄山,他为了消灭叛贼,报效国家,参加了永王璘的幕府,没有想到永王起兵未经肃宗同意。肃宗向永王大举进攻,永王兵败。李白为此坐了一年监狱,虽然免了死罪,但仍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走到中途,正遇大赦,才被放回江夏(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半道放还后,仍不忘为国立功。直至六十一岁时,他听到李光弼出征东南时,仍不忘请缨参战,不幸半道生病。他回到当涂后,不到一年就以“腐胁疾”,死在当涂。

从五十六岁到去世这一阶段,是李白诗歌风格的变化时期。安史叛乱使唐王朝的大厦崩塌,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诗人浔阳下狱,长流夜郎,江南飘泊,贫病至死,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国家的动乱,百姓的流离失所,安史叛军的残忍,社会生活所遭受的巨大破坏,百姓的流离失所,安史叛军的残忍,社会生活所遭受的巨大破坏,自身的不幸遭遇,这一切使诗人的创作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浓烈的时代悲剧气息,是诗歌风格的变化期。诗人常常将国家的不幸与自身的苦难遭遇联系起来,将叙事、抒情融为一炉。诗中的叙事因素明显增加,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在这一阶段占重要地位。为反映复杂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五言古体、五言排律、七言古体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其中《南奔书怀》、《赠张相镐》等都是名篇。表现在感情的抒发上,诗人这一阶段的诗篇缥缈色彩较前几个阶段减少,代之以现实的忧时愤世,为国立功的色彩。他的忧愤更加现实逼真,他的理想也更实在具体。我们强调李白诗歌风格在最后阶段的变化,并非说其诗歌完全换了一副面孔。李白精神气质中那种慷慨豪放的因素一直没有泯灭。诗人悲剧心理的反映是壮烈的反映,不是凄凄惨惨。杜甫沉郁顿挫,李白则悲凉慷慨。当然,李白豪迈奔放、明朗自然的诗篇,在后期诗作中也不少。

这个选本所选皆为李白诗文中的名篇,一些内容比较复杂又艰深的作品以及较长的作品皆未选。读者如想进一步深入学习,可参看詹锜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等。李白诗文的编年,詹锜、郁贤皓、安旗等先生做了不少工作,但按年代顺序编排仍有很大困难,故按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目次排列。为了方便读者,未附“李白简谱”、“历代李白集版本举要”、“李白研究著述举要”及“《李白集》名言警句”(正文中用着重号标出)。

王言涓在读研究生期间,撰写了十六篇,其余工作都由我完成。

张瑞君

2008年5月



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代序)

袁行霈

就一个作家在其当时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人可以和李白匹敌。李白简直像一股狂飙、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神威，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贺知章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呼为“谪仙人”，解金龟换酒为乐。杜甫在赴长安的途中与李白相遇，竟改变路线，随之东下。别后终生念念不忘，赞之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王屋山人魏万因仰慕李白，乃自嵩宋沿吴相访，追踪数千里，后于广陵相见，颂其人为“横海鲲，负天鹏”，誉其诗曰“鬼出神入”。任华以未能与李白一见为憾，特寄一诗以表胸臆。诗中说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这些话代表了当时人对李白及其诗歌的共同感受。

李白的诗歌为什么能在同时代的人们中间产生如此巨大的魅力呢？这是一个值得全面探讨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予以回答，这就是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在八世纪第一年出生的李白，他的一生差不多是和盛唐时代相始终的。受了时代风气的熏陶，吮吸着营养丰富的文化乳汁，他成长为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人。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然而，盛唐时代造就了李白，却又扼杀了李白。人们对李白的仰慕和同情，包含着对自己时代的杰作的欣赏和惋惜。

暂撇开社会的原因不论，仅就文化本身的渊源来说，盛唐文化的繁荣发展乃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之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

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学风、文风乃至书法的风格，都呈现出显然不同的状态。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帖飘逸，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文风之不同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清绮或贞刚都不能蔚为大观。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中心在南朝，南朝的文学不仅已经成为一个独立部门，而且文学中又有了“文”、“笔”之分，“文”指美感的文字，“笔”指应用的文字，这是文学观念的一大进步。这个进步促使作家们更努力地去研究艺术技巧，积累艺术经验，因而使艺术性达到更加精巧的地步。然而，与此同时文学也走上了歧途，“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一种华艳淫靡、轻浮纤弱的风气弥漫于文坛，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美，犹如在浓厚的脂粉之下掩盖着贫血的面庞，她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呼吸新鲜的空气，移植强壮的筋骨，而这一切恰恰可以在北方的黄土地带找到。北朝文风的刚劲、粗犷、厚重与沉实，北朝民歌的泥土气息与健康情调，正好是那位病态的江南美人所急需的营养。“若能摄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到唐朝，诗人们经过上百年的摸索，特别是在“四杰”和陈子昂的努力下，这两种文风开始较好地融合起来。南朝的“文”融入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为创造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做好准备。而李白适逢其会，继承“四杰”和陈子昂的道路，成为这种新诗歌的最优秀的代表。

南北文风之所以能在李白那里融会为一股新的诗潮，与他个人的教养和经历也有关系。他早年生活在蜀中，蜀中文化给他以最早的启迪。魏颢《李翰林集序》一开头就说：“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



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蜀人长于辞赋，李白“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早已将司马相如当成了学习的楷模和竞赛的对手，并在辞赋的写作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而陈子昂的诗文革新对初入诗坛的李白也不会没有震动。李白在《赠僧行融》诗中赞美陈子昂说：“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李白出蜀之后，南游洞庭，东游金陵、扬州，后来回到江夏一带，与许圜师的孙女结婚，定居于安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荆楚文化，《楚辞》、《老子》以及受《老子》影响的庄周构成荆楚文化的特点。临其地，习其文，那种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充满浪漫情调的文化必定给年轻的李白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李白集中庄骚影响的例证不胜枚举。而长江中下游又是西曲与吴歌的发源地，李白“混游渔商，陶不绝俗”，南朝民歌的情调也影响了他的创作。此后，他北游洛阳、太原，东游齐鲁，寓家任城，与孔巢父等居徂徕山，号“竹溪六逸”。其《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曰：“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这些活动不仅使他扩大了视野，而且得以亲身体验北方文化的贞刚之气。天宝元年到天宝三载，李白在长安有机会接触盛唐时代最优秀的文化，离开长安以后又一直过着漫游的生活，广泛地领略南北各地的自然风光，了解各地习俗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这使他的创作得以在大一统的唐帝国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展开，并取得局于一隅的诗人绝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南北文风在李白身上得以融合，这不仅是对前代诗人的学习达到的，更重要的是从丰富的生活经历中实地感受之后，自然而然融合到一起，因此才能达到那么完美的地步。

盛唐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期。经济之繁荣、国威之强盛，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在统一、繁荣与强盛的基础上，盛唐文化不仅兼容南北，而且贯通中外，具有博大宏放灿烂辉煌的气象，保持着永恒的魅力。

唐朝境内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遍及广州、扬州、洛阳等主要城市，而以首都长安最为集中和繁盛。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市，在八世纪前半叶人口已达百万。来自吐蕃、南诏、波斯、拂菻、天竺、尼婆罗国、骠国、真腊、扶南、林邑、瞻博、室利佛逝、师子、盘盘、单单、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国的使臣络绎不绝。日本的遣唐使仅在中宗、玄宗两代就有四次之多，规模浩大。除使臣之外，长安还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官员、外国留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学生、学问僧、求法僧、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和商贾等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诸如商胡、贾胡、胡姬、胡雏、蕃客、蕃使、蕃儿、胡奴、奚奴、高丽奴、昆仑奴等名称，屡见于当时的文献。盛唐本土文化虽然是当时世界上一种较高的文化，但在向世界传播自己文化的同时，吸取和消化域外文化的有益成分，使自己不断得到新的营养，发展得更加健美，仍是完全必要的。唐人以远大的眼光和雄伟的气魄做了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几个方面显得格外突出。

首先是宗教。佛教早在东汉已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增加了中国的色彩，再向域外传播。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佛教文学的输入给中国的音韵学、文学和艺术所带来的影响，已无庸赘述。佛教以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曾流行过。伊斯兰教限于大食商人的聚居区，影响不大。祆教的流行就广泛得多，据陈垣先生《火祆教入中国考》，北魏时祆教已开始传入中国，唐朝设有萨宝府专门管理祆教事务。长安有不少祆教祠寺，祆教在初盛唐十分兴盛。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据明天启间出土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德宗建中二年立），景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这年教士阿罗本自波斯来长安。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诏准其传教。在长安建寺一所，设僧二十一人。天宝四载（745）因景教源自大秦，遂将原称波斯寺的景教寺院正名为大秦寺。诏书说：“其两京波斯寺，宜改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可见盛唐时景教的传播已不限于长安。据陈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国考》，摩尼教于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天元七年（719）吐火罗国献来一位懂天文的大慕闍（摩尼教师）。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系汉文摩尼教经典，翻译年代在开元十九年。盛唐时摩尼教的流行于此可见一斑。各种宗教的输入带来不相同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域外的信息。唐代士大夫喜欢游览寺院，又有住在山林寺观读书的习惯，李白先后隐居青城、徂徕、剡中，也带有就读的性质。李白是一个道教徒，与外来宗教未必有很多接触，外来宗教的直接影响是谈不到的。但各种宗教的传播有利于思想的活跃，使儒术难以确立其一尊的地位。这对于开阔唐人的思想、培养唐人的宏伟的气魄、维持文化界自由的气氛，有一定的作用。而这一切对李白的影 响却是难以估量的。

其次，在音乐、舞蹈、美术方面，由于广泛地吸取了外来的成分，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景象。早在唐太宗平高昌后就设立了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这些具有浓厚异族色彩的音乐，受



到热烈的欢迎,并广泛地流传开来,其中尤以龟兹部最盛。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常夏中挥汗挽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开元、天宝之际,外来的乐舞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就是这时由西域传入的。白居易和元稹都有《胡旋女》诗,极写其舞姿之旋疾。在唐代著名的音乐舞蹈家中,隶籍米国、曹国、康国、安国的代不乏人。唐代著名画家尉迟乙僧原系于阗贵族,贞观初来长安,任宿卫官,袭封郡公。工画佛像、鬼神、人物、花鸟。在长安慈恩寺塔画“功德”、“凹凸花”及《千手眼大悲像》,为人称赏。“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像,非中华之威仪”。晚唐段成式在长安奉慈寺普圣堂所见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险”。其画风对盛唐颇有影响。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画和雕塑,以雄伟的气魄、卓绝的造型、丰富的色彩,显示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的精神。

综上所述,盛唐文化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体,广泛地吸取了域外文化而蔚为大观。那种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对盛唐诗人在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活力,的确是不可低估的。因循守旧、模拟保守的习惯势力,在盛唐没有立足之地。新的事物、新的气象、新的追求,带动着诗歌以一种开天辟地般的气势去创造、去攀登、去打开一个又一个新的局面。终于,盛唐诗歌达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诗国的高峰。而李白又是适逢其会,走在这个新潮流的最前列。

李白特殊的身世使他更易于接受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出身于中亚碎叶,五岁才到四川。碎叶是西域商贾和汉族杂居的地方,不管李白是否有胡人的血统,他幼年一定受到西域文化的洗礼。这使他容易摆脱传统的束缚而易于接受异端。入蜀以后,李白受的是多方面的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十五观奇书”。他所谓的奇书是否包括域外的著述,虽不得而知,但并非传统的儒家经典是可以肯定的。胡怀琛先生曾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草答番书”一事,证明李白识外国文。证据虽然不足,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李白在岷山之阳和东岩子一起巢居数年,“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李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他所自诩的这些行为也有异于儒生。后来他到过扬州、洛阳、长安,有机会亲自接触外来文化,在长安还和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结成好友。把李白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个背景上去看,他能够成为盛唐文化的伟大代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然而盛唐时代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所给予李白的影响，如果从李白的作品中去寻找直接的印记，恐怕并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因为时代风气的熏陶和文化的浸润，是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作用。它的痕迹并不表现在字句上，不表现在题材上，诸如写了江南的烟雨、大漠的黄沙、胡姬的压酒、山寺的钟声等等。主要也不表现在他的诗中赞美了南朝的某个诗人、北朝的某个作家，提到了哪个外国人之类。盛唐文化的乳汁已经化为李白的血肉、骨骼、灵魂、精神。他整个儿地就属于盛唐，也只有盛唐这样的母亲才能培育出李白这样的儿子。寻找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的联系，主要应当从气质上去把握，从才情上去把握。儿子和母亲，面貌固然会相似，但更本质的相似却在气质和才情上。现在就本着这种看法，对李白的诗歌作一番探讨。

李白的诗歌固然有高度的艺术技巧，但若论章法的严密、用典的巧妙、对偶的工整，未必就比别人高明许多。若论比喻的新鲜、想象的奇特、夸张的大胆，虽有过人之处，可是只凭这些，显然不足以产生那么强大的艺术力量。李白乃是以气夺人。范传正说得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无类。”气的充沛与浩大是盛唐文化的特点，也是李白诗歌具有特殊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艺术技巧，不过是在气的统帅之下更加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而已。

气是一个哲学概念，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已经屡见不鲜。气的概念首先被引进音乐理论，在《左传》和《大戴礼记》中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曹丕写《典论·论文》开始以气论文。此后在绘画、音乐、书法等领域中也运用了气的概念。尽管古人对气的理解和用法不完全相同，但大致说来是指作家、艺术家在进行文艺创造时的思想境界、人格力量、性情才调，以及创作的激情、冲动、勇气等心理准备。说李白的诗以气胜，就是着眼于这些方面的。读者都会感到，李白的诗里有一股与云天比高、与历史等量的气回荡着，使人不得不慑服于他的力量。李白的诗，综而言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析而论之，有气骨、有气象、有气势。

所谓气奇，是指李白的诗歌显示了超凡的创造力，创造了许多按常规不可思议的诗歌形象，使人惊讶、叹服。

南北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交流，激发了盛唐人的创造力，这在当时的音乐、舞蹈、美术、书法中都已得到了证明。而李白的创造力尤其旺盛。他既尊重传统、学习前人，又勇于创新、走自己的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最为他所不齿。他那种飘逸的艺术风格是前无



古人的，他的许多诗的写法也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

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他想象自己的心可以离开身体飞向远方，或随狂风，或随大雁，或随明月。这写法多么新奇！

许多自然界的景物，前人曾不止一次地吟咏过，但在李白的笔下有了新的创造、新的生命，成为新的意象。明月，是经过李白的再创造，才变得格外富有诗意的。还有一些自然界的景物，前人似乎忽略了，没有形成饱满的诗歌意象。李白却有新的发现，咏之于诗，成为独具特色的意象。例如海就是这样。自《诗经》开始，写江写河的佳句不胜枚举，写海的除了曹操的《观沧海》之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不多了。王均的《早出巡行瞩望山海》、隋炀帝的《望海》、李峤和宋之问的《海》，都不曾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写海而能写出海的气魄的，还是要推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海寒多天风，白波连山倒蓬壶”。“木落海水清”，“半壁见海日”。在这些诗中，海和云、风、日、月互相配合，构成一幅幅壮观的图画。

也许是因为李白喜欢皎洁的缘故，他的诗里使用最多的色彩词就是白了。在他的富有创造性的笔下，几乎什么都可以成为白的。“白玉”、“白石”、“白云”、“白雪”、“白霜”、“白浪”、“白日”、“白鸥”，自不待言。就连雨也有白雨：“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真是意想不到的妙笔。其他如“青天何历历，明星如白石”，“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云鬓绿鬟罢梳结，愁如回飘乱白雪”，“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清苍梧”，“洞庭白波木叶稀，燕鸿始入吴云飞”。李白就这样用他的诗笔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天地。

李白诗歌的逸气表现为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李白的诗风飘逸不群，他的才情不受任何拘束。他一再把自己比做大鹏，在《上李邕》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殊调”二字正好可以说明他不受世俗观念的束缚、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性格。《大鹏赋》说得更加清楚：“岂比夫蓬菜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仙，久驯扰于池隍。精卫殷勤于